

人文常熟丛书 · RENWENCHANGSHUCONGSHU

# 常熟园林品读

金曾豪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联合策划

常熟市文化局  
常熟市风景园林和旅游管理局

# 常熟园林品读

金曾豪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元 8.80

ISBN 7-5322-5180-1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常熟园林品读/金曾豪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9  
(人文常熟丛书)

ISBN 978-7-80740-454-5

I. 常… II. 金… III. 园林-文化-常熟市 IV. TU986.62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5464号

出版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黄慧鸣 王建敏

装帧设计

屈衍伟

摄影

陈 彬

书名

常熟园林品读

作者

金曾豪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

网址: www.shwenyi.com

印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常熟市虞山高新园阳光大道28号 215557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8

印张

10 $\frac{3}{4}$

字数

140千字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7-80740-454-5/K·222

定价

3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52391383



## 目录

小引 .....	1
有荷的曾园 .....	4
水绘赵园 .....	22
燕园读山 .....	38
立雪书台 .....	54
兴福寺后禅院默坐 .....	76
虞山公园三章 .....	92
方塔园踏莎行 .....	104
山中宝岩 .....	120
风生水起沙家浜 .....	136
维摩桂林秋 .....	156
尚湖云水 .....	168



园林是人类对仙境灵域的憧憬，是对大自然的创造性模仿。

古老的中国园林艺术是生动直观的文化和技艺，那里有孔子的精神，老庄的灵魂，陶潜的心灵，苏轼的韵致，李白的风度，鲁班的智慧……

江南园林是江南文明在漫长岁月里的沉淀或者开花。如果将江南园林比作荷花，那么江南文明就是荷叶下的藕。

粉墙黛瓦，玉桥朱栏，蕉荫翠轩，苍苔闲庭……不要把私家园林当作一般的景点，那里有先人们精致的生活和风雅的审美。江南园林是“诗意的栖居”，是一个可以安放心灵的地方。

苏州园林在被提名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一位美国专家评议得好：中国园林是世界造园之母，苏州古典园林是中国园林的典型代表。

常熟园林是苏州园林艺术的流风所及。

曾园的优雅，赵园的滋润，燕园的隽永，宝岩的朴茂，读书台的静穆，方塔园的俊朗，兴福后禅院的空灵，还有尚湖的淡远和宽宏，沙家浜芦苇荡的萧肃和苍茫……

我国著名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先生在《常熟园林》一文中称：“常熟园林与苏州园林同一体系，因两县的自然条件与经济文化条件相似，其设计方法，自然相近了。但在实际应用时，原则虽同，又因当地的地形与环境有其特殊性而有所出入。常熟为倚山之城，其西部占虞山的东麓，因此城内造园均考虑到对这一自然景色的运用……将天然山色组织到居住区域中，实在是今日建筑设计工作者应当学习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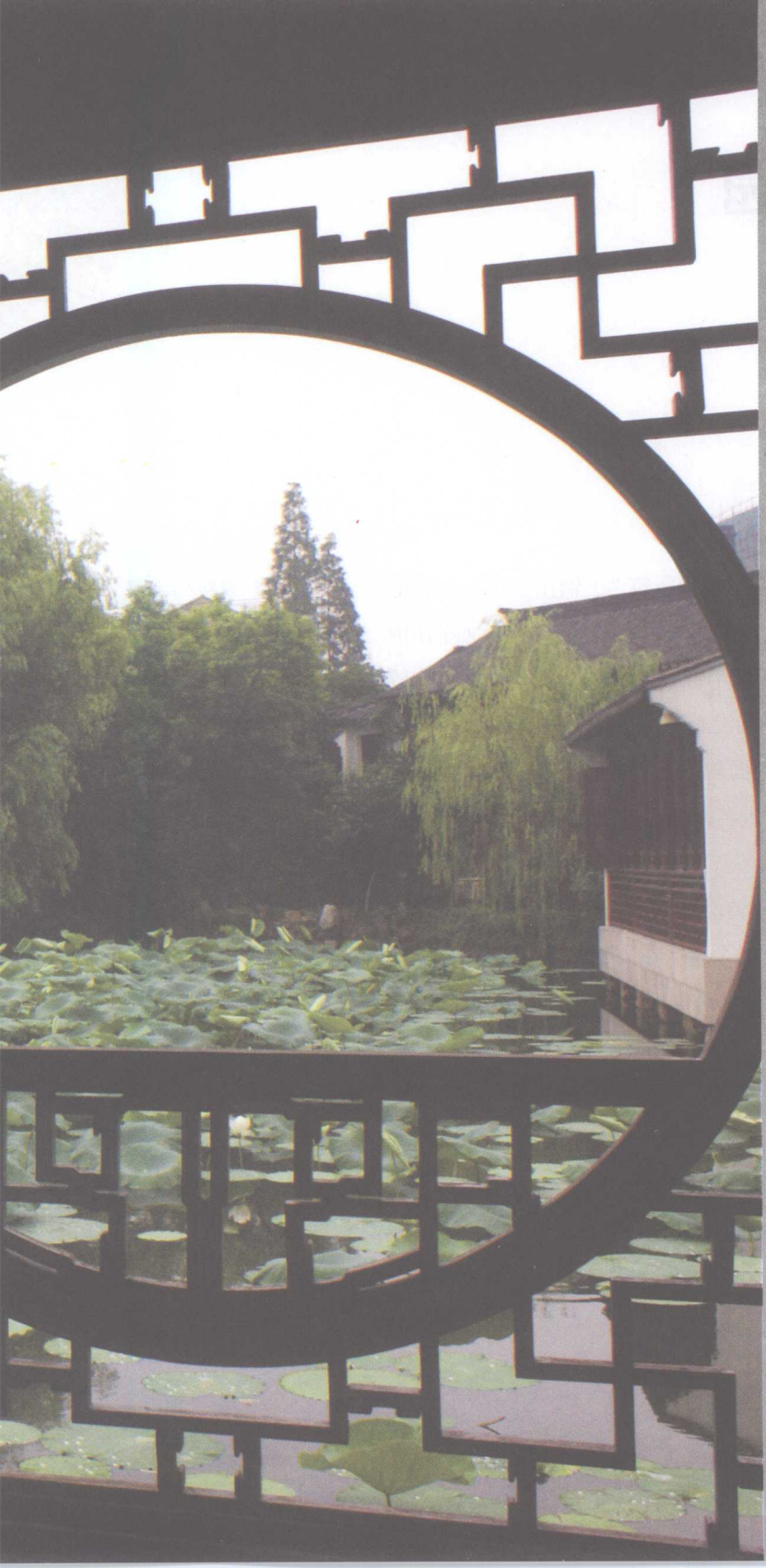
如果你已经习惯于庸常生活的碌碌无梦，那么，你就该去园林走走坐坐——慢慢地走，静静地坐。

慢慢地走。走着走着，你或许就能找寻到园林的节奏。园林的节奏不是慵懒，而是从容。从容是很好的生命节奏。

静静地坐。面对人类艺术和大自然联手的杰作，或许你倦眠的想象力就能瑰丽地飞翔，你日趋粗糙的情感就会变得精致和柔软，你干燥的心灵就此青葱如江南的春枝。



青  
月  
近  
門



## 曾园

曾园俗称曾家花园，旧名虚廓园，在城区翁府前，与荷香馆近。园址本明万历年钱岱“小辋川”遗址。园为清光绪间刑部侍郎曾之撰构，其子曾朴久居此园。

水池广植芙蕖，间以睡莲、萍藻之属，水光潋滟，曲虹卧波，莲叶田田，荷花亭亭玉立，香气袭人。旧称“荷花世界”，为赏荷避暑胜地。

西有“赵园”，水面开阔，借景虞山亦可观。

# 有荷的曾园

曾园在明代万历年间钱岱所筑“小辋川”遗址上建成。明代万历年间，常熟城还是个乌檐苍苔的小县城，小辋川所在的城西南一隅还是半城半野去处。钱御史营建的小辋川会是何样面目？关于小辋川没有留下更多资料，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园名推测出大概的面貌。小辋川所以叫小辋川，必是以“辋川别业”为范本的。大名鼎鼎的辋川别业由唐代大诗人王维营造，倒是有稽可查。

作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代表，王维咏辋川别业的诗有几十首之多，其中不乏至今还活在人们口头的名句佳作。一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一如《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鹿柴，鹿的栖息处，是辋川别业的一个景点。

又如《竹里馆》：

 钱岱 常熟人，明隆庆五年进士，官至御史，巡按山东。44岁告职归乡，营建“小辋川”园林。有《两晋南北史合纂》等著作。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竹里馆也是辋川别业一景。曾园亦有竹里馆，楹联曰：“庭花过雨幽香远，径竹梳风爽气浮。”曾家的竹里馆当初想必亦建在竹林里的，可惜现存的竹里馆与竹林没有关系了。

年轻时读王维，只看到精美的辞藻、老到的白描还有以景结情的高妙，经些阅历，才用心揣度大诗人那种参悟独化的气韵流动，那种花开花落的随缘应运，那种自生自灭的自由自在。

写曾园先说“辋川别业”，是想让王维的诗把我们带进一种空灵恬淡的意境。何况，王维和中国园林大有关系，他是中国第一个融会时空艺术，打通诗画界限以及诗画与园林界限的天才。

曾园本名虚廓园，都说名出《淮南子·天文训》之“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句，可这个“虚”不也是王维的“空”吗？虚廓园第一代主人曾之撰以“虚廓”名园，是一定在王维的诗境中流连忘返过的，一定是王维园林妙识的追崇者。

荷塘是曾园的主角，名为“荷花世界”。荷塘四周现存的构筑基本上是曾之撰当时的旧物，这是应当庆幸的。

曾之撰是曾朴的父亲，光绪元年中举，官至刑部郎中，不久便厌倦宦海浊流，退归故乡常熟，筑园闲居，事亲教子。“归耕课读庐”和“娱晖草堂”的命名正反映了园主的旨向。

由竹里馆起步的长廊中嵌有“山庄课读图”书石，是李鸿章手迹。长廊依傍围墙，向外不能开窗，嵌书条石以弥补大片墙面的单调沉闷。这是中国艺林的惯用手法。长廊壁嵌中，

曾朴(1872—1935)，近代文学家、出版家。初字太朴，改字孟朴，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光绪十六年举人，在京供内阁中书职4年后弃职南归。居沪时与谭嗣同、林旭等过从，又从陈季同学法文；与徐念慈等办小说林社，发行《小说林》杂志。袁世凯称帝时，与蔡锷等为友，资助反袁。1926年，在沪开真美善书店，创办《真美善》杂志。主要作品为长篇小说《孽海花》。另有长篇小说《鲁男子》、戏曲《雪昙梦》、学术著作《补后汉书艺文志》等；译有大量法国小说。

还有翁同龢、汪鸣銮、吴大澂、张之洞、杨沂孙等名家的书条石三十余方，集颜、柳、米、苏、王、赵、董各路书法，大可一路品赏。细观，知道这些文字大多产生在书家和曾家主人的某次交往。如此，耳畔竟隐约有夹着笑声的高谈阔论响起，只是听不清所说的内容。廊是够长，有些幽暗。一边是名人们的情感波动、灵光闪烁，一边是老树重荫的漫漶，走着走着，恍惚觉得是在走向曾园过去的时光。这就找到一点感觉了。



进曾园，我一般不会先进“归耕课读庐”和“水天闲话”（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建筑——所谓的鸳鸯厅），就这样跟着长廊向深处走，先走出个“庭园深深深几许”的滋味来再说。走到底，向左拐，连过两座小石桥，就到了“清风明月阁”。这样就绕过整个的荷塘了。既然荷塘是主题，是高潮，放到后面再细细品读不迟。

品园和游园不同，不要在旅游旺季。特别是进私家园林，游人太多了，整个儿不是滋味。到园林是找幽静、找宁静，不是轧闹猛。幽静和宁静不同，幽静是外部环境，宁静是内心的事。游园还是一个人好，是谓独游。多人游园总会互相干扰，即便有乐趣，那乐趣也与园子无关。

我认定“清风明月阁”是坐观曾园的最佳处。坐观，坐着看，静静地，久久地。游园林不能走马观花，得慢慢斟酌，静

☉ 我认定“清风明月阁”是坐观曾园的最佳处。坐观，坐着看，静静地，久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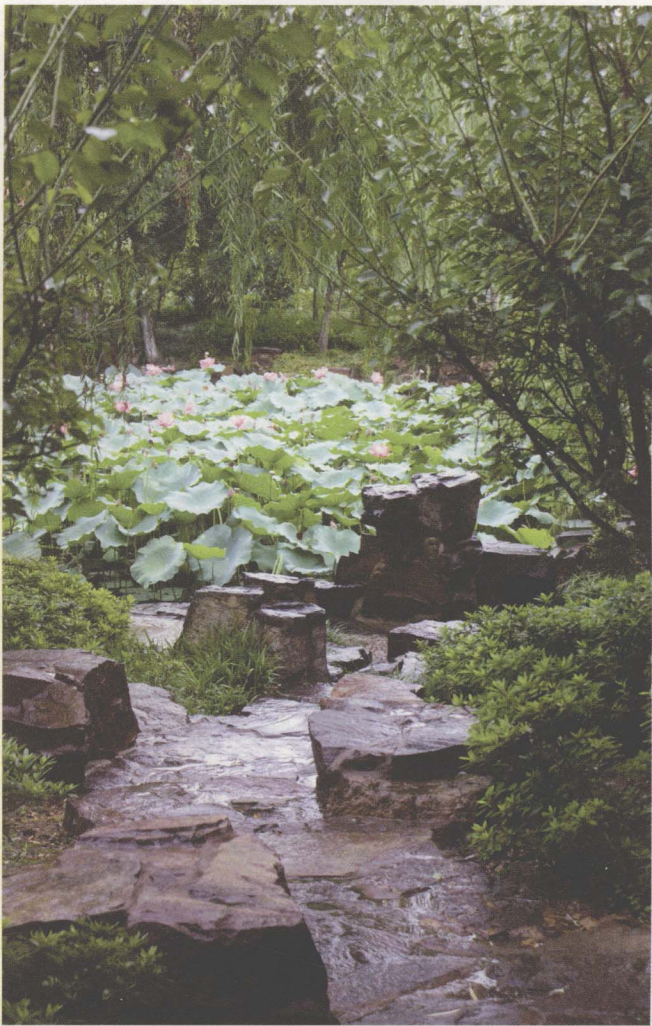
☉ 曾家父子都为曾园选择了荷。曾之撰更多的看见了荷的华而且实，而儿子曾朴看见的是荷的纯真、坚贞，还有美丽。

一切都显得自然、默契、熨帖，浑然一体。墙太新太干净，显得虚伪，让爬山虎什么的染些色彩没什么不好。

中国园林艺术追求“虽由人作，宛若天成”。曾园的这种与自然的成功磨合，人起了作用，大自然起了作用，光阴更起了作用。时间握有最伟大的力量，不是吗？

静品味。年轻人好动，慢不下来，静不下来，所以园林基本上是属于中老年人的。年轻人会来园林谈恋爱，但谈恋爱是品读人，不是品读园林。

荷塘被一个绿色的半岛大概地分作两部分。半岛上有白玉兰、白皮松和雪松相聚，皆涉素白，所以叫“雪台”。树都高大，算算年头，大概是筑园之初的旧物。杂树交柯，还有一二





枯枝，好。做园林不是搞绿化，尽量让树木长得恣肆些好，留下一一些枯枝更自然，毕竟人来园林有回归自然的动机。

雪台的南端连接紫藤披覆的水上花廊，经过邀月轩可达荷塘南岸。清风明月阁在雪台的北端，在此可以比较完整地观望荷塘四围的景象。

水天闲话堂，琼玉楼，小有天假山，不倚亭，啸台，盘矶，花廊，邀月轩……这些建筑看上去不新，也不算旧，被有荷的池塘烘托着，被青苔或者爬山虎亲昵着，被参差疏密的树木掩映着……一切都显得自然、默契、熨帖，浑然一体。墙太新太干净，显得虚伪，让爬山虎什么的染些色彩没什么不好。中国园林艺术追求“虽由人作，宛若天成”。曾园的这种与自然的成功磨合，人起了作用，大自然起了作用，光阴更起了作用。时间握有最伟大的力量，不是吗？

曾园第一代主人曾之撰是从王维的诗境中走出来的。“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从王维诗境中走出来的书生尤其冲淡，尤其辽阔。私家园林在造园时对原有的老树会极重视，不敢轻易搬移和砍伐。古香樟、白皮松和红豆树为小辋川旧物，必是“第一时间”出现于曾之撰的造园图纸上的。“所有的建筑都得顺应这三位来自明朝的长者！”曾之撰大概是说过类似的话的。池塘本是有的，稍加疏浚整理就成，挖起的塘泥就去壮大一个探入池塘的半岛（雪台）。造园总得搜奇纳怪吧——所谓园必奇石异峰，楼必雕梁画栋。对这样的建议，曾之撰莞尔一笑，他是不会去搞“花石纲”的。曾之撰知道自己喜欢的是朴素，是自然。曾之撰为儿子起名“朴”，并非出于随意。朴素不只是修养，更是气质，是骨子里的东西。“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胸有丘壑，意在笔先”，怎样的人就会造出怎样的园，一点办法都没有。

曾之撰知道自己喜欢的是朴素，是自然。曾之撰为儿子起名“朴”，并非出于随意。朴素不只是修养，更是气质，是骨子里的东西。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胸有丘壑，意在笔先”，怎样的人就会造出怎样的园，一点办法都没有。



在中国小说史上，《孽海花》是一部当之无愧的文学名著。（范烟桥《孽海花侧记》）

曾园仅有一块有名字的石头，就是归耕课读庐前庭园里的那块太湖石，名“妙有”。得此石，曾公有记，全文如下：

余营虚廓园，依虞山为胜，未尝有意致奇石，乃落成而是石适至，非所谓运自然之妙有者耶，即书“妙有”二字题其颠。石高丈许，绉、瘦、透三者咸备。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三日，曾之撰记，男朴书。

撰文是父亲，书写是儿子。岁月逝去，人都不在了，石还在。一个人、一件事留下的痕迹，比人和事本身活得长久。

曾之撰题石是在光绪二十年，那一年曾朴23岁，在京城里当“中书舍人”的小官，这次以祖母80寿辰为由请假南归。亲睹清廷官场的昏庸腐朽，曾朴实在无意于那个碌碌的职务。在这个父亲苦心营建的园子里，23岁的曾朴已经经历过一场夭折的恋爱和一次与爱妻的永诀。丁氏二表姐是曾朴一生最倾心爱恋的女子。封建宗法不能容忍这样的自由恋爱，断然棒打鸳鸯，给16岁的曾朴造成终生不愈的精神创伤。这个巨大的创伤一直被隐忍着，直到五十多岁，曾朴才借着《鲁男子》第一部《恋》，以小说的形式尽情地作了血泪迸流的宣露。曾朴20岁时，爱妻产后变病，半月后演成永诀，所遗女婴也在数月后天亡。

曾朴的这一段经历，与巴金《家》中大少爷觉新的经历何其相似！那个高家大少爷，先是与梅表姐的恋情被腰斩，接着与钰结合，不久是钰的产后天亡，接着又是儿子的病死……在这种大园子里，自由恋爱几乎都是以悲剧告终的，真个是“良辰美景奈何天”。

想起曾朴的这一些人生章回，眼中的曾园不免就滋生出

一种幽幽的凄美。

从那以后，曾园那棵高龄的红豆树就再也没有结过红豆。

俞小红君在一篇文章里写到，他在1999年春天亲见曾园红豆树开出淡黄的和粉白的花。不知那年秋天可曾结豆。红



豆树四月开花，九月结豆，但这不是年年有的事，也许隔七八年结一次豆，也许隔几十年才来一次，说不定。

曾园的红豆树亭亭然高近四丈，如今已有350多岁，当年由小辋川主人钱岱从南方移来。小辋川和王维有关，红豆树也和王维有关。那首传唱千古的《红豆》诗就是王维的杰作。

在王维写《红豆》诗之前，红豆树尚是平常的树，王维如何把这种葱茏清洁的乔木与相思、与爱情纠结起来的呢？这个话题在这里说有点跑题，我会在写读书台的时候再拾起。

坐在清风明月阁观望，荷塘南岸的琼玉楼有点遥远。琼玉楼在“水天闲话”东侧，是曾家的书房。

文人造园林，不会忘记书房。无奇石异峰可以，没奇花异草也可以，没有书房不可以，雅逸的书卷气不可或缺。

“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曾家的书房与中国文学史有关系。曾朴就坐在这个朴素的小楼里奋笔疾书，记述危机重重又诡谲多变的清末世象，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

狂放的笔触，出于书

者热血汹涌的胸臆，简直是一个人生的宣言。

想起曾朴的人生章

回，眼中的曾园不免就滋生出一种幽幽的凄美。

想想曾家这对父子也

真是意味深长。凭着和儿子同样清高的心气，曾之撰无法厕身低俗污垢的官场，当官不久便辞官回乡。而当儿子无意功名，再三回避春闹时，这位当父亲的却断然不允，“严命北上应试”，乃至亲自把儿子押到城东连登浜上船。

很想看看曾朴的书房，可琼玉楼的楼层不向游人开放，窗户一直关着。不小心失去时间概念，就觉得曾朴还在那楼上书房里，如果他推开窗扇，我们就能看见他了——33岁的曾朴唇须初蓄，目光凌厉，衣袂飘飘……这哪是什么“东亚病夫”，分明是一位气宇轩昂的儒雅才子。见过曾朴年轻时骑马的照片，马上的曾朴踌躇满志，英气逼人。

留意到荷塘中央“不倚亭”的匾额了吧？是曾朴的手迹。狂放的笔触，出于书者热血汹涌的胸臆，简直是一个人生的宣言。曾朴还在园中“超然榭”中挂了于右任的一副楹联，大概是想以此解释他的“不倚”之义：

立脚怕随流俗转，  
高怀忧有故人和。

基于对植物的生态习性、外部形态乃至内在性格的观察细微，人们往往就此领悟，得乎性情，使一种种的植物成为深有含蕴的文化符号和情感载体。诸如松柏象征坚强和永久，竹子象征气节和清逸，牡丹象征华贵丰隆，莲花象征高洁无染……

曾园选择了荷。选择了荷的是曾之撰还是他的儿子曾朴？我想，他们都会选择荷，他们都深谙中国文化中“荷”所标志的人文精神。

《群芳谱·荷花》曰：“花生池泽中，最秀。凡物先华而后实，独此华实齐生，百节疏通，万窍玲珑，亭亭物表，出污泥而不染，花中之君子也。”引出这节文字，我们也就顺带明白了园中“君子长生室”室名的内涵。





也许曾之撰更多地看见了华而且实，而曾朴则更多地看见了纯真、坚贞和美丽。曾朴后来在上海创办的刊物就名《真美善》。

想想曾家这对父子也真是意味深长。凭着和儿子同样清高的心气，曾之撰无法厕身低俗污垢的官场，当官不久便辞官回乡。而当儿子无意功名，再三回避春闱时，这位当父亲的却断然不允，“严命北上应试”，乃至亲自把儿子押到城东连登浜上船（就为“连登”这个地名吉利，常熟学子外出赴试时，多在此地上船）。老先生自己不愿当官，却依旧认定“学而优则仕”是天下读书人的正道，认定当了官之后辞官不干，与当不上官是有荣辱之分的两码事。他的儿子倔强着呢，在进了试场之后依然不肯屈服，故意用墨汁污了试卷，然后



🍵 就这样，曾家父子都选择了荷。

风韵俊朗的花中君子就在曾家花园里扎下了根，曾园成了荷花世界。





题诗一首，拂袖而去。所谓“被人弄污试卷”一说，不过是曾朴给父亲一个下场的台阶而已。当年王国维参加科考，也是“不终场而归”。莫非曾朴效的就是他？

不料，老子比儿子更倔，曾之撰得到试场消息之后立马为儿子捐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飞函嘱儿子“不必南归”。收到这样的“特快邮件”，曾朴真是哭笑不得。

这一“飞函”，在客观上催生了《孽海花》的问世。曾之撰在无意之中以另一种形式成就了儿子的人生大业，这是老先生没有料到的。如果没有在京城官场深潜的经历，曾朴是写不出这样一部惊世骇俗的谴责小说的。

就这样，曾家父子都选择了荷。风韵俊朗的花中君子就在曾家花园里扎下了根，曾园成了荷花世界。

余秋雨先生说，所谓文化者，主要是价值观和生活状态。如果是这样，那么“家学”这个渊源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家学”这个词要译成外文恐怕有点难。“家学”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产之一，从唐宋一直延续下来。“书香门第”主要不是指家宅，讲的是文化传统。比如鲁迅先生的周家，连小孩子读诗的顺序都是排定了的：初诵白居易，取其明白晓畅；再诵陆放翁，取志高词壮；又诵苏轼，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后诵李白，思致清逸。杜甫艰深，韩愈奇崛，不学。好像没有学者注意过曾家的“家学”。



📖 “书香门第”——主要不是指家宅，讲的是文化传统。